

弄潮时代 无地彷徨^①

——论庐隐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精神历程

李美容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412008)

摘 要:庐隐以一系列自叙传性质的小说,塑造了“庐隐”式女主人公的群像,真实展示了“五四”一代知识女性勇敢地
从旧家庭走出,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痛苦挣扎,最后只能悲哀无奈地面对无路可走的现实人生轨迹。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女性
经历了接受启蒙到反思启蒙最后放弃启蒙的精神历程。“庐隐”式女主人公这一群像的塑造,有助于进一步反思一代知识女
性特质及五四启蒙运动内涵。

关键词:庐隐式女主人公;知识女性;启蒙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4-0088-04

On the Heroine's Spiritual Experience in Lu Yin's Novels

LI Meirong

(School of C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mncu A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unan Zhuzhou 412008)

Abstract: Lu Yin created a “Lu Yin style” portrait of the heroines through the series of autobiography novels. Those novels showed the spirits of women of “May 4th” generation through her own experience.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 women came out of the old – style families with courage and pursued their ideals. Ultimately, they had no choice but to face the sad reality of nowhere after a confusing and painful struggle. In this process, the knowl-
edge women had undergone a spiritual experience of obtaining the enlightenment, retrospecting the enlightenment and abandoning the enlightenment at last. Through the group portraits of “Lu Yin style”,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tellectual women and have a further reflection on the “May 4th” enlightenment movement.

Key words: “Lu Yin style” heroine; intellectual women; enlightenment

庐隐是“五四”文坛上能够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她以一系列“自叙传”风格的小说,塑造了“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形象。这些知识女性,以露沙、丽石、亚侠、兰田、曼丽、沁芝等为代表,如同庐隐本人一样,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女性。她们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苦苦寻觅着“人生的究竟”,在“情智激战”中痛苦挣扎,“游戏人间”的同时被人间游戏,在歧路上苦闷徘徊,迷惘地追问着“何处是归程”。庐隐小说中的这些女主人公具有大致相似的人生经历,相同的情绪

特征、相近的性格命运、共同组成了一个“庐隐”式的女主人公群像。庐隐通过对“庐隐”式女主人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抒情化叙写,生动展示了一代知识女性的精神历程。

一、走出旧家庭的决绝——接受启蒙

对五四那代青年来说,无论男女,坚决地从旧家庭中走出来,是获得“新青年”身份的第一步。在启蒙精神的感召下,庐隐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多如作者本人一样,纷纷从闺房里走出来,从“三从四

① 收稿日期: 2010-03-21

作者简介: 李美容(1975-),女,湖南桃江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传播学研究。

德”的封建规范中挣脱出来,走向启蒙,走向新的人生。

在从封建营垒中走出时,她们往往是坚定的,一方面努力挣脱旧式教育,摆脱封建礼教对女子的身心规范,在新式学校教育中树立起具有现代启蒙意识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庐隐那一代女性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新旧教育并陈的时代。那些迂腐、守旧的家庭仍旧在教女孩子们红、四书一类的东西,而开明的家长就已将孩子送进新式学校了。与庐隐同时代的一批女作家如陈衡哲、白薇、冯沅君、冰心、凌叔华、苏雪林、丁玲等就在思想比较先进的父母或是兄长影响下,比较顺利地进入了新式学堂,从而“走出了牢笼”,进入了“自由的空气中”。^[1]

虽然庐隐那一代女性进入新学堂已比丁玲母亲即她们的上一辈女性进入新学堂容易了许多,但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女性是通过与旧家庭的不屈反抗才走上自由之路的。如《海滨故人》里的宗莹,是千方百计才从私塾中摆脱出来进了学校。庐隐自己也是通过再三挣扎,拒绝母亲的安排,进入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在女高师,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思想维新的学者,为庐隐们带来了思想的革新与洗礼,赋予新的价值观念,以及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庐隐式女主人公打破封建束缚,从旧家庭中挣脱出来,除了争取新式教育外,另一个方面是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争取婚姻自主。《海滨故人》里,宗莹违抗父母的命令,拒绝与一个官僚青年结婚,而自做主张嫁给了知识青年师旭。《兰田忏悔录》里,兰田的继母要她嫁一个纨绔少年,她为此离家出走。而《胜利以后》中沁芝、冷岫等等女性也是通过与封建势力一番苦斗,才有情人终成眷属。庐隐式女主人公有的被父母安排了一场不自主的婚姻,有的在追求自由恋爱时,遭到了封建势力的强烈反对,但她们往往能冲破阻碍坚决反抗。

在争取婚姻自由方面,庐隐本人的行为比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更为惊世骇俗。她将自己不畏旧俗,追求自由、平等的叛逆性格,也赋予了她笔下的人物。庐隐式主人公从此彻底脱离了以前小姐式的生活,从封建樊笼中走出来,成为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她们用一双最锋利的眼,去估定人间的价值,去探询人生的究竟,将自己推向了时代的浪尖。

以上所提到的反抗封建家庭,接受新的教育,要求婚恋自主,是青年一代接受启蒙,获得启蒙理性的过程,也是五四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新文学作品的主题,是许多新文学作家大书特书的题材。但是综观庐隐的小说,无一篇小说以此为主要内

容。这一流行的主题,仅仅只是庐隐小说人物的背景,往往着墨不多,以人物回忆的形式一笔带过。这个背景使庐隐笔下的女性呈现出时代新女性的特征,获得了被启蒙的身份。庐隐通过这个背景反映了其笔下主人公的反封建精神性质,使她还与启蒙保持着同一立场,但并不像其他新文学作家那样,为启蒙大唱赞歌,为此将启蒙精神获得的过程大肆书写,极力渲染。虽然在获得启蒙精神的过程当中,庐隐式女主人公同样付出了血和泪。但庐隐淡化了这些血迹和泪痕,留给了那些启蒙作家去表现和反映。庐隐的笔锋所要对准的,是启蒙之后的境况。

二、追求理想的痛苦——反思启蒙

庐隐式女主人公经过了启蒙的洗礼,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她们试图用新的价值和标准,探询人生的究竟,确认生命的意义,开始她们理想的追逐、梦幻的追求。但是,她们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庐隐式女主人公追求的失败主要体现在爱情理想的破灭上。“爱情的主题不是为自己而存在和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个人身上找自己存在的根源”。^[2]因此,她们对理想爱情的孜孜以求,是她们确立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是对启蒙价值的一种确认。从封建婚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知识女性,对美好的爱情神话怀着无比的期待。但不幸的是,迎接她们的往往是骗局,令她们欲哭无泪。《象牙戒指》中,少女张沁珠陷入了伍念秋的情网,伍念秋抓住痴情的张沁珠不放,还采取卑鄙的手段奚落她,令她一生都倍受这段感情的煎熬。《兰田的忏悔录》里,兰田从旧家庭出走,就受到青年何仁、王义的诱惑,不久何仁便另觅新欢,将兰田无情地抛弃了。《时代的牺牲者》中,秀贞的丈夫张道怀留学归来,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用一套“高尚的志趣”、“神圣的爱情”之类冠冕堂皇的话语,骗取了醉心于自由恋爱的富家小姐林雅瑜的感情,同样用欺骗的手段与秀贞离了婚。在这一幕幕知识女性的人生悲剧中,当庐隐式女主人公以启蒙理想寻找真正的爱情时,那些所谓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男子,却打着自由恋爱的旗号,行着猎色与骗财的卑鄙勾当。在庐隐的这些小说中,全然没有了建构在启蒙理想之上的,冰心和冯沅君笔下那样温馨、美好的爱情。庐隐笔下的爱情丧失了它的神话色彩,她看到伴随启蒙而来的是“一个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末日疯狂”,^[3]那些怀揣爱情梦想的知识女性,只好作新时代的牺牲品。在这儿,庐隐对沉浸在爱情神话的女性给了一付清醒剂,为我们揭开了被启蒙理想遮盖的丑陋现实。

庐隐为了彻底打破启蒙所标举的爱情迷梦,还刻画了另外一些知识女性。她们幸运地冲破了重重阻力,按照启蒙理想通过自由恋爱成功走入婚姻的殿堂,组建了新式小家庭。按照冯沅君、冰心等大多数五四新文学作家的描述,她们终于可以尝到“胜利的果实”,享受生活的甜蜜了。可庐隐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在《胜利以后》中,沁芝与绍青经过愁苦艰辛,得到了足以骄人的胜利。可胜利以后,女子的命运怎么样呢?结婚后,绍青每每早出晚归,而沁芝独自一人守着静悄悄的深院,料理家务成了她唯一的责任。在《前尘》中,“伊”新婚第二天,就感到了惆怅和彷徨。经过高等教育的“伊”,婚后阿翁对她的要求是“善持家政,好和夫婿”。更加狼狈的是“伊”闲时只爱读《离骚》,吟诗词,到现在,只能“收拾起斯文模样,到灯下做厨娘。”^{[4]36}知识女性在婚后的这种尴尬处境,遭到了人们的嘲笑,“现在我国的女子教育,是大失败了。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一旦身入家庭,既不善管理家庭琐事,又无力兼顾社会事业,这班人简直是高等游民”。^{[4]218}庐隐忠实地反映了知识女性在所谓的启蒙爱情理想胜利后的尴尬处境:知识女性即使争取了新式的自主婚姻,也没有能如愿过上启蒙话语所许诺“平等”、“自由”的生活。封建传统规范如一条无形的绳索仍将她们捆绑在小家庭的圈子内,一方面做着琐碎无聊的家务,一方面仍旧做了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只不过刚刚挣脱旧式封建父家藩篱,又陷入了新式夫家的牢笼,在这一过程中不变的是女子被男权支配、歧视的命运。启蒙运动所标举的男女平等、爱情神圣成了一句空话。

庐隐式女主人公一个个爱情的失败,饱蘸着庐隐的血泪。她自身追求爱情理想的大胆叛逆,已被人指点非议,身受屈辱,再加上命运的捉弄,使她寒彻心扉。庐隐通过自身深刻的生命体验,通过对时代的精锐观察和思考,为新一代知识女性的启蒙爱情理想,写下了一曲悲歌。而一代庐隐式女主人公理想爱情的破灭,其实就是一个时代启蒙理想的破灭。“社会太强大了,凡是它没承认,没打上同意印记的爱情,它都弄得很悲惨,倒霉的是那些女人,她们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感情上,而一切东西却都联合起来要毒害它,社会在它没有要承认它合法时,总搜罗人心中最卑劣的东西来反对它,目的是要把一切的东西毁灭掉”。^{[2]90}在庐隐所生活的时代,虽然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启蒙口号响彻云霄,但实际上几千年的封建余毒仍然阴魂不散,再加上现代化带来的商业化影响,余毒未消的人心又添上了利欲熏心的魔咒。觉醒了的知识女性,唯情唯美的爱

情理想,就在这种新旧叠加的毒素中变得面目全非,终成镜中月,水中花。因此,庐隐对一代知识女性爱情悲剧的抒写,其批判的矛头不仅仅是指向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子,而是指向了这个新旧交替的社会,对引起社会变革的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质疑与反思。庐隐在兰田成了新旧所不容的人后,以兰田的口吻说道,“到现在我不觉要后悔,智识误我,理性误我——不然嫁了——随便的嫁了,安知不比这飘零的身世要差胜一筹”。^{[4]42}个性解放的启蒙运动唤醒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和新的价值观念,向她们许诺了一个美好的爱情神话和一个乌托邦理想社会,就是没有为新女性提供一个置身现实人世的立锥之地。庐隐通过兰田之口,彻悟了启蒙理性的某种荒谬性,撕去了启蒙爱情神话那个美丽的面纱。因而在那个崇拜理性、讴歌爱情神圣、高唱平等自由的时代,在启蒙话语之外,庐隐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三、无路可走的悲哀——自我放逐

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与鲁迅笔下的吕纬甫等新知识青年一样,在经过了一番苦苦追求,却又碰得头破血流后,许多人对启蒙理想甚至对人生感到了失望,没有更多地勇气再去创造新的世界,于是,象蝇子一样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在叙写知识青年这种找不到出路的挣扎方面,庐隐以一颗女性敏感的灵魂,将一代知识女性内心的悲哀压抑做了淋漓尽致的抒发,与鲁迅笔下的男性知识分子寂寞孤独的内心痛苦彼此呼应。

对这种从起点又回到原点的结局,庐隐式女主人公是非常无奈的。她们有“豪放的性情”,也有“独立苍茫的气概”,^{[4]101}她们厌烦琐碎、无聊的家庭妇女生活,不甘心做一个贤妻良母,沿女性几千年来老路走下去。可是,对那一代女性而言,有别的路可走吗?庐隐的小说给了我们一个否定的答案。在《何处是归程》里,年轻时如丁香花般美丽的姑姑,为做出一番事业,忙碌奔走一辈子,竟被人刻薄地称为政客,屡屡受到人们的嘲笑、侮辱和谣言攻击。为此,她辗转各地,环境更是不堪,事业终无希望,留给人一个憔悴的身影在月下黯然垂泪。在《曼丽》里,曼丽决心为国家的正义牺牲一切,参加了革命工作。可在加入了某党后才发现,所谓的革命分子每天无所事事,热衷于谈恋爱、发财、升官,庸俗无聊,齷齪不堪。曼丽最终懊悔不已,感叹道:“事业不但不是容易成功,便连从事事业的途径也是不易选择的呢!”^{[4]121}应该说,不是女子从事事业的途径不易选择,根本就是没有什么事可做。“现在的中国,一切都是提不起来,用不着说

女子没事做,那闲着的男子——也曾受过高等教育的,还不知有多少呢?”^[4]¹⁴¹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女子根本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留给她们的只是无地彷徨的悲哀,是心灵的煎熬。庐隐在代表一代知识女性痛苦迷惘地发问“到底何处是归程?”

到底何处是归程?难道只能像鲁迅所说的“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庐隐为其女主人公以及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既不是堕落,也不是回来,而是放弃启蒙理性,进入生命的审美(非理性)境界,看取悲哀,自我放逐。理性的启蒙王国坍塌了,幽闭静谧的闺房回不去也不屑回去了,只有自我放逐于无边无际的悲哀,“以非理性的精神放纵来表现自己对社会与文化环境的不满和抗拒,以无序的、时时欲挣脱羁绊的脆弱而又顽强的心态,向理性观念提出挑战,由此折射出时代女性对精神自由的追求”。^[5]因而庐隐一任悲哀这种非理性情绪在文中漫漶,让幻灭感无时不刻主宰着笔下人物的心绪。她们不再追逐启蒙理性的脚步去深究人生的究竟,但也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傲然坦陈“悲哀”已成为她们抗争的方式。庐隐向世人宣告:“人世最深刻的悲哀……满蓄着富有弹性的烈火,它要烧毁世界一切不幸者的手铐脚镣,扫尽一切悲惨的阴霾。”^[4]¹⁵⁵

翻开庐隐的小说集,全书弥漫着的全是伤感、苦闷、痛苦、消极的情绪。《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胜利以后》、《女人的心》、《何处是归程》、《兰田忏悔录》、《象牙戒指》等等一大批小说,均表现了知识女性虚空的悲哀意识。《海滨故人》中的露沙们黯然咏叹,彷徨无依;《幽弦》中的倩娟犹如一只孤零零四处彷徨,嘶声哀鸣的小羊;《沦落》中的松文痛苦绝望,好像已经走到了天尽头的孤岛里;《兰田忏悔录》中的兰田精神萎靡、心绪颓唐;《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由于深刻的悲哀永远不能消除,便郁郁死于心病……在这些小说里,一个个知识女性面对无路可走的现实,放弃了启蒙理性的救赎,自甘沉沦于悲哀的苦海,用一颗灰冷的心诉说人间不可言说的悲苦,在悲哀中寻觅“神灵”,领悟人生的真谛。正如庐隐自己所彻悟到的“悲哀才是一种美妙的快感……悲哀,能与超乎一切的神灵接近。当你用怜悯而伤感的泪眼,去认识神灵的所在,比较你用浮夸的享乐的欲眼时,要高明得多,悲哀诚然是伟大的!”^[4]¹⁶⁰

庐隐笔下的悲哀是一种对社会、对人生大幻灭的凄凉的心灵悲剧,同时也是庐隐对现实世界和人生本义的大胆审视和怀疑。“她在对五四时代和女

性生存体验的悲哀传达的同时,还越出具体的时空,使她的悲哀直逼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本质,从有限走向了无限,这使庐隐的悲哀达到了一种哲理性的高度而具有恒久的认识价值”。^[6]庐隐是在以“悲哀”抵制着启蒙主义者盲目的乐观,同时也在以“悲哀”抗拒愚昧与麻木,以女性深刻的内心痛楚表现五四一代作为“历史中间物”那无处可逃的悲剧性命运。在庐隐的悲哀里,蕴藏着对生命、生活的强烈欲求和深深眷恋,包含着愤怒与反抗,这种力量是与理性相对应的审美力量,是启蒙理性所达不到的地方,显示了不同于五四启蒙作家反映现实的不同深度和力度。因而庐隐游离于五四启蒙话语之外,而又具有她独特的价值。

鲁迅的小说《伤逝》,曾将一个勇敢地走出旧家庭,有了新家庭后变得无聊琐碎,最后在无爱中死去的子君带到我们面前。而庐隐以她一支流利的笔,以庐隐式女主人公的群像,为我们真实的展示了“子君”们这一短暂人生中细腻的心理状况、精神历程。鲁迅是站在男性的启蒙立场上看待子君,对子君深表同情的同时,也对她的裹步不前进行了谴责与批判。而庐隐,是以一个女性自身丰富深切的生命体验,对“子君”们的内心做了真实的再现。她们弄潮时代的勇敢坚决,她们理想在现实面前灰飞烟灭的痛苦,她们无路可走彷徨无告的悲哀,反映了一代知识女性,接受启蒙,反思启蒙,最后放弃启蒙立场,自我放逐,看取悲哀,进入审美境界的心路历程。在这个曲折的过程面前,鲁迅的子君是苍白模糊的。总之,庐隐式女主人公为我们对“五四”那一代知识女性,对五四启蒙运动留下了更多思索解读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 张莉.从“女学生”到“女作家”——第一代女作家教育背景考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2).
- [2]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3.
- [3] 哈佛燕京学社.启蒙的反思[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8.
- [4] 庐隐.庐隐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155.
- [5] 李少群.穷究生命的底蕴[J].齐鲁学刊,1998(2).
- [6] 熊修雨.悲哀:庐隐及其艺术的情感特征[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责任编辑:李珂